

逢甲大學中文系所 編輯

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論文集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卷之三

三

中西文學研究批判文集

新文豐出版公司
總經理
李行

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

論文集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中華民國八十四年十月台一版

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論文集

精裝一冊 基價 11.2元
平 9.2元

編輯者：逢甲大學中文系所
發行者：高釗

發行及印 刷 所：新文豐出版公司

公 司：臺北市雙園街 96 號

電 話：3060757・3088624

門市部：臺北市羅斯福路一段 20 號 8 樓

電 話：3415293・3415294

台北郵政 3643 信箱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0649 號

郵政劃撥：0 1 0 0 4 4 2 6

國立中央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論文集 / 逢甲大學中文系所
編輯. -- 臺一版. -- 臺北市：新文豐，
民84
面； 公分
ISBN 957-17-1561-1(精裝). -- ISBN 957-17
- 1562-X(平裝)

1. 中國文學 - 評論 - 論文，講詞等

820.7

84010771

出版說明

從事文學欣賞與研究，經常會牽涉到如何詮釋和評價的問題。想要獲得適切的答案，就學術立場而言，絕非僅憑一己的主觀好惡或朦朧的文學知覺所能竟其功。必須有縝密的思索、周詳的理論和完善的方法，才能歸結出令人滿意的成果。

在文學研究的範疇中，以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最為深入作品的內在。因為文學理論包含文學的原理、內容、目的、形式、風格、派別等等；文學批評則包含批評的原理、目的、方法、效用等等。兩者的關係極為密切，甚至有許多混雜之處，文學批評原理的建立，經常是根據文學理論而來。嚴格的說，文學批評並不容易單獨存在，因為它若缺乏文學理論做基礎，則有流於空洞的可能性。是故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會合在一起，加以探討，可以產生互補的作用。

本校中文系所的教學研究範疇，除了兼顧國學內容的普遍性外，亦以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為主要發展重點之一。為

2 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論文集

求達到切磋琢磨、互相砥礪的功效，乃於民國八十三年五月一、二日，在本校舉辦「中國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學術研討會」，廣邀國內各大學專家及研究生參與討論。會議全部費用係由校方支助，筆者擔任召集人，黃敬欽先生負責行政統籌，本系所全體教師、助教及學生代表分工合作，戮力以赴。會議不僅順利舉行，而且場面熱烈，盛況罕見，證明這個討論題材的普遍性與需求性。

本次研討會論文集的出版費用及編印事宜，係由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董事長高本釗先生義務贊助。高先生致力宏揚中國文化、熱心教育文化公益的胸懷，令人感佩。希望本論文集的出版，能夠對中國文學研究提供一些助益。

民國八十四年八月

林聰明謹序於逢甲大學中文研究所

序

大學教育除了養成學生宏觀、博見之學識，並教以豐富專精之生活技能外，更以培育博文約禮之儒雅君子為重要旨歸。本校創校迄今，工商人才輩出、成就斐然、基磐沈穩。為求綜合大學理念之實現，乃成立中文系，積極闡揚人文教育。

四年來，在中文系全體師生努力耕耘下，已有豐碩成果。為了將文學研究風氣根植於校園，特於八十三年五月廿一、廿二兩日舉行「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研究學術研討會」，學校贊助全額經費。全國各大學相關領域學者及貴賓，共襄盛舉、齊聚一堂，以科學的、哲學的研究方法入手，討論、分析了有關我國古典作家、作品藝術、文學思潮與文學史的斷限等一系列的論文。與會學者，熱烈迴響，氣氛和諧，為建構中國文學理論系統而貢獻心力。本校李時銘教授，在探討「從民間音樂的旋法看詞調的派衍」時，更親自以笛子吹奏示範，加深與會學者及貴賓對詞調的改變與變化之理解，使得嚴肅的學術研討會增添幾許活潑色彩，更充分地表現了中文學界依仁游藝的活潑世界。

本次研討會普獲與會人士的讚賞與肯定，彌足珍貴。而中文系師生對議程的安排及熱烈的參與，充分表現其專業精神。會後，更將研討會全數論文修訂舛誤，編印成冊。值此出刊前夕，特綴數語，深冀中文系全體師生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為提昇校內人文精神，真正扮演好傳承中華文化的角色，無任欣盼。

逢甲大學校長 楊濬中

八十四年三月

「中國文學理論與批評論文集」目次

出版說明

序

□中國文學史斷限芻議	周虎林	1
□文學批評與風格	沈謙	29
□論李商隱詩、溫庭筠詞中「閨怨」作品的意義及其與 「香草美人」傳統的關係	呂正惠	57
□王昌齡的意境論	黃景進	77
□明代童謠的理論與創作	龔顯宗	111
□揚雄賦論初探 ——賦篇諷諫的功能及其語言策略	李錫鎮	123
□中國傳統詩的諷刺與儒家的文藝理念 ——兼論晚清儒家文化式微後之諷刺詩	魏仲佑	171
□試述「當行」、「本色」在詞壇上之應用	王偉勇	191
□觀看與存有 ——試論六朝由人倫品鑒至於山水詩的寓目美學觀	鄭毓瑜	241
□厲鶚論詞絕句研究	徐照華	281
□論唐詩絕句中的寫景與表情藝術	唐文德	357
□從民間音樂的旋法看詞調的派衍	李時銘	381
□葉燮文學批評思維論發微	廖宏昌	407
□言談與論述 ——以歐陽脩與蘇軾的亭台記為例試論古典散文的 藝術情境	黃慶聲	433

中國文學史斷限芻議

周虎林

一、前言

一般歷史記載，從時代、內容的歸屬和判斷而言，約可分為通史、斷代史、專史三大類。文學史是專史中的一種，與哲學史、藝術史、音樂史、戲劇史、建築史、科技史等相類，在表達的形式上可謂並駕齊驅。

從我國文學源流研究，由三百篇的創作起，到後世的總集別集，早有豐碩成果，但用文學史作為鳥瞰文學發展的方法，卻是受西方影響，雖然西方在這方面的成果也不過比中國早上一百年左右，但其在史學上面的觀念，卻從古就已經開始，直到十九世紀才形成一套較完整的理論，這套理論在清末中西交通大昌的時代已漸入中國文學史家思想❶。

就歐西而言，十九世紀有關「文學史」著作愈來愈多。二十世紀初，許多近代文學研究學派又漸漸開始揚棄「文學史」的重要性，堅

持要從文藝作品的本身去解釋社會進化和週期循環的發展問題。我國學者對這方面的爭論興趣不大，而對文學史的撰寫較感興趣，所以到民國五十年左右，有關中國文學史的著作已多達三百餘種，到民國七十年前後，已凌駕八百種。這些專著也與一般史書性質相近，大略可分為通史、斷代史、專史，寫作體裁有用傳記或編述的、有評論的、有紀事本末的、有編年的，不一而足，和西方文學史著作的形式並無太大差異。

晚近，由於歷史斷代的爭論，也波及到文學史，更由於「文學」和「史」之間的結構問題，引發出「論從史出」或「史從論出」的疑慮❶，甚至也像歷史學家所說的歷史為一整體，根本不必斷代，也無庸斷代，斷代只是為方便研究而不得已的作法❷。

另一方面，文學史的基本結構元素究竟是什麼，如果只將它看作是一種文學批評過程、一種「世界理性」的精神原理、或一種文學社會學，步入「文學的進化論」中，則根本無須考慮用歷史的架構去編寫和討論，自然也就不必為其是否須要斷代而費神了。不過從韋立克（R. Wellek）分析英國文學史，提到文學史編纂工作的主要成分，到後來討論近代「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時的看法，乃至於像前蘇聯出版的《世界文學史》所採取的歷史架構多元化的特質，和最近以我國學者討論文學史方法論時提出的種種觀念看來，「文學史」如將「歷史」架構拋棄，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斷代研究自有其必要性。

二、文學史的範圍與方向

文學史剛面世時，內容較為單純，不過是敘述各時代文學的演變

或某時代文學的發展。但二十世紀初，開始產生了內涵歸屬問題；即「文學」「史」究竟是文學作品一集種集結展現的方式，亦或是史學論述的一項分枝（王德威 1990：291）？再加上史學本身史觀、史料、編纂等問題的日趨繁雜，如果又以文學的種種發展背景因素加在裡面，可以想見，文學史的地位就愈來愈繁化而多元了。

(一) 文學史是「文學」還是「歷史」？

基本上，文學史應當是敘述整個通貫的時代或在一個單純的時代中，有關文學的發展和演變的歷史，其寫作方式大抵是將文學創作活動及作品的產生當作正史資料，再由文學史家依歷史敘述方式，勾勒出文學發展起承轉合的脈絡來，根據韋立克的看法，構成文學史編纂作品的三個主要成分是：「傳文編寫」、「文學批評」和「歷史的編寫」，所以「大多數的文學史如果不是社會史，便是用文學作說明的思想史，再不然便是順著時代排列的某些特定作品的印象和批評①。」

其後隨著俄國形式主義、和新批評主義、國家主義、浪漫主義和文化進化論等說法影響，文學史的定位層次不斷更動，其地位愈來愈複雜。過去的編年史方式，被認為是忽視了文學自身的種種特徵而歷史與文學之間並不存在著一種對應的關係。政治階段的更替，並不意味著文學史一定也要隨著變化。往日用文學依附歷史架構所編述的文學史，漸漸為學者所不容，像泰恩（H. A. Taine）的《英國文學史》，胡適的《白話文學史》都不是簡單的編年或文學史，前者提出種族、環境、時代三種文學理論②，後者提出進化、演進、革命等原則，都是一種形式上的突破。

在這些觀念前後，有以文學作品的編纂取代傳統文學史觀者如阿

諾德（M. Arnold）；有以文學為傳述道德的媒介，以平民文學取代貴族及學者文學如托爾斯泰（L. Tolstoy）；有以直覺審美推翻傳統進化論或敘述者如柏格森（H. Bergson）、克羅齊（B. Croce）；有以無所不在的美學憧憬文藝的新生者如尼采（F. Nietzsche）；有以文學史發展當以作品本身元素的變易重組為重心者如俄國形式主義（Russian Formalism）；真是不一而足。使文學和歷史「一齊呈現於不分先後的同時存在，形成一並存並立的結構」⑥。

（二）文學史的內容和特質

過去的文學研究，尤其是文學史界，因理論素養的不足造成一些缺陷，如討論文學史究竟是主觀的或客觀的，就沒有分辨得十分清楚。命題不明，結論自然含糊，而且歷史究竟是如何存在的？本是歷史哲學上一個主要課題。研究者在沒有解決這課題前，就率先討論文學史的起承轉合或資料情境的穿插，其結果受到質疑，乃是意料中事。

文學史也和一般史書相似，有兩個層面的問題。第一個層面是事實，曾經存在於過去的時空中，後人可憑藉各種遺存文物、文字或非文字的紀錄，找出一條真實或近於真實的軌跡去重建歷史。但重建的時代距離過去的時空，總存在著一道鴻溝，無法用重建的那一刻絕對無誤的去解釋逝去的種種。不要說幾十年或幾百年，即使十年，連常用的名詞也可能會改變⑦，更遑論牽涉到各種不同的史觀問題了。第二個層面是歷史解釋，史學家將所得到的文獻經過整理後，可以運用客觀的方式去加以分析，再運用客觀的理論加以詮釋，就像愛因斯坦所說的，應是理論引導研究者去觀察一些現象⑧，而不是隨著主觀的好惡妄加論斷。依這種精神重建的歷史才是活的，它體現在寫作之

中便是史與論的凝結。因此一部好的歷史或文學史，應該是歷史的真實內容和個人才華的合璧（王鍾陵 1993：11）。

錢基博的《中國文學史》曾討論到文學史的定義說：「文學史非文學。蓋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文學之職志在抒情達意；而文學史之職志，則在紀實傳信。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文學史乃紀述之事，論證之事，而非描寫創作之事，……文學史云者，記吾人之文學作業者也。」（錢基博 1993：5）。這段文字大部分不錯，尤其提到紀述、論證，很合一般文學史界胃口，但觀念還是不夠新❶，因為文學史研究可以作為一種理論的創造，自然必需突出研究者的價值判斷，他不只是紀述，更常由論證引導出一種哲學層次或美學層次的批評理論。雖然歷史架構仍然是文學史的基本要件，但是並不是說它和文學理論之間產生了對立，也不必用先後主從來表述。（潘凱雄 1991：240）。

一九七三年，懷特（White）以《後設歷史》（Metahistory）一書震驚文史界。他認為歷史敘述與文學寫作之間有其相容性，因為史家不論材料多寡，其所撰述的史書，仍舊是他據以「書寫」出來的「作品」，和文學家依想像書寫作品差別何在，甚難把握。他對文學史界提供了比較進步的省思，即：一、歷史著作在求真的過程中，也有情節穿插和資料取捨的困境。二、歷史研究本身係多元化，含有時空不同的文化理念，三、史作求真過程已有文學情境，故文學史是否有更多穿插理論和虛構的空間，殊值探討。這些觀念對西方文學史發展產生新的影響，一則走向強烈的多元化，二則逐漸偏離主流，三則顛倒逆轉翻案大行。

誠如學者所云：「過去文學史祇被視為正統歷史的一小部份，但更新的文學史一詞則理應涵蓋文學及所有其他歷史敘述的總合」（王

德威 1990：304）。所以一部有歷史觀（具體到文學領域就是文學史觀）的文學史，就上升到了一個新的哲學的角度（王鍾陵 1993：13）。

三、中國文學史的歷史回顧

海禁大開以來，中外文化交流也影響到我國文學的研究方向，尤其是文學史著作隨之而興。雖然我國傳統史書內容極為豐富，但以通史體例，專為文學寫史的，卻是十九世紀晚期才開始的事。最早的中國文學史專書是德國人 W. Schott 所作，題為《中國文學草稿》，以德文寫成，在清咸豐年（1854）出版，作者精通數國語言，文體古老而優美，此書類似書目，不作歷史描述，其後有 1867 年 A. Wylie 的《中國文學注解》，1880 有俄國聖彼得堡大學漢學教授 V. P. Vasil'ev，所作的兩部中國文學作品和思想方面的書（馬漢茂 419）。這幾部書內容有「文學史」的意味，卻無文學史架構，屬於廣義學術史方面的中國文學介紹。

(一) 清末的中國文學史著作

第一部真正以《中國文學史》名篇的是日本人世川種郎於 1989 年在東京所出版的專書，世川為東京人，東京大學國史科畢業，為文學美術評論家，另外他還有《日本文化史》和《江戶文藝史》等書。

第二部《中國文學史》是英人翟理斯（H. A. Giles）所作，也是第一部用英文寫成的中國文學史。梁容若中國文學史研究曾有評論。全書將近一半是作品翻譯，所以也可稱之為名著選集，傳記部份又缺乏批評和歷史性，今日看來已極陳舊，梁容若對此書極不滿意，認為

毫無參考的價值，希望「中國人能做出本英文的中國文學史，矯正他的錯失，免得能說英文而喜歡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永遠為此不完全的書所誤」（梁容若 1970：154～158）。

第三部《中國文學史》為林傳甲於光緒三十年（1904）為京師大學堂所編印的講義，也是中國人所編此類專書的第一部。自稱其書仿自日本世川種郎，在四個月內編成，故內容極為草率，是國學概論、文學概論和文學史的綜合性講義。此書採用紀事本末體，以文體為主，因屬初創，疏漏極多。

（二）民國以來的中國文學史著作

民國以來，文學史書粲然大備，無論其範圍、史料、史觀，皆有顯著進步之跡，頗受學者稱道⑩。其中較著名的大多用斷代分期方式敘述，部份以文體或作家為標目，茲舉其犖犖大者如下：

1. 曾毅《中國文學史》（民國四年，上海泰東書局出版）。除緒論以外，依上古、中古、近古、近世之歷史發展編寫，並以作家傳記為主，其中上古包括唐虞三代、春秋戰國、秦；中古從兩漢至隋；近古自唐至明；近世為清。是一部文學改革論的先驅。

2. 謝无量《中國大文學史》（民國七年，上海中華書局出版）。全書以朝代為順序，再分體分派說明。朝代歸屬也分為四期，與曾毅全同。在民國初期的中國文學史著中，是一部空前的大作。

3. 胡毓寰《中國文學源流》（民國十三年，商務印書館出版）。此書按時代，以文體分述，雖然不用顯著的斷代方法，卻有時代發展的軌跡。

4. 顧實《中國文學史大綱》（民國十五年，商務印書館出版）。其書完全依朝代先後講述，每一個朝代一章，從太古文學直到清代文